

美国著名儿童教育家**桃莉·海顿**教育手记

TOREY L. HAYDEN

[美] 桃莉·海顿

陈诗纭

著
译

围墙上的孩子

美国教育界推崇为“爱的奇迹天使”的
桃莉·海顿畅销名作

本书译成30多种文字

全球销售1200万册

风行世界数十年



浙江人民出版社

美国著名儿童教育家**桃莉·海顿**教育手记

围墙上 的孩子

[美] 桃莉·海顿

陈诗弘

著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围墙上的孩子/(美)海顿著;陈诗炫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5

ISBN 7-213-03032-9

I. 围... II. ①海... ②陈... III. 儿童教育:特殊教育 IV. G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4044 号

BEAUTIFUL CHILD by Torey Hayden
(Copyright notice exactly as in Proprietor'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05-3 号

围墙上的孩子

[美]桃莉·海顿 著

陈诗炫译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176515 85061682
责任编辑 汪维玲 吴晓红
责任校对 朱晓阳
封面设计 顾 页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杭州玉古路20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4.9 万
插 页 1 印 数 1-70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3032-9
定 价 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围墙上的小女孩	1
2. 混战的第一天	5
3. 发狂的薇纳斯	15
4. 穿鞋大战	23
5. 巧克力的诱惑	33
6. 逃跑的薇纳斯	41
7. 家庭访问	47
8. 幻想之旅	55
9. 意外的突破	66
10. 精彩的蛋糕课	72
11. 被学校拒绝的薇纳斯	82
12. 天才比利	91
13. 交通信号制度	100
14. 青蛙与蟾蜍	108
15. 五音不全的合唱团	119
16. 缓慢的突破	132
17. 教室内的华尔兹	140
18. 糖果地游戏	147
19. 第二次家庭访问	154
20. 魔力公主	163



21. 鞋子宴会	170
22. 无可救药的孩子	182
23. 美工劳作课	190
24. 比利的嘉年华会	200
25. 衣不蔽体的薇纳斯	212
26. 三度家庭访问	223
27. 暴风雪假期	233
28. 受虐	241
29. 跟手说话的爱丽丝	254
30. 祝福留言簿	266
31. 学习说话	274
32. 爱丽丝的帮助	282
33. 生日宴会	289
34. 宝剑的魔力	300
35. 给桃莉老师的留言	310
后 记	317



1. 围墙上的小女孩

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站在操场西边的石墙上，一只脚懒洋洋地向外伸，一只脚缩在石墙上，浓厚的黑发垂落身后。她闭着双眼，脸庞转向太阳。这个姿势让她身上有一种被长久遗忘的好莱坞魅力气息，深深吸引住我的目光，因为她应该只有六七岁而已。

我经过她身旁走向学校。一见我来，校长鲍伯·克利斯汀生便从办公室迎了出来。“嘿，太好了！”他欢欣大叫并拍了拍我的肩膀。“很高兴见到你！我一直期待今天的来临。今年我们将会玩得很愉快，不是吗？”

面对如此的热情，我只能笑笑。鲍伯与我相识其实渊源甚长。当我还是个奋力求进的新手时，鲍伯便是给了我最初工作机会的人之一。那个时候，他负责监督一个研究学习差异的方案。在引导他单位中那些匮乏、难以处理的儿童时，他那吵闹、随性又快乐的启发方式，与当时社区的保守观念形成对比，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坦白地说，一开始，我对他的方式也有些惊讶，因为当时我才受完教师

训练,还不太有自己的想法。鲍伯适时地鼓励我,指引我方向,同时要我勇敢拒绝大学课程中所学到的信念。结果,我花了数年时间为自己辩护,并在这一过程中摸索出自己的上课风格。

在那之后,时光飞逝。我曾经在其他学校、其他州、其他国家工作过。我的工作延伸到临床心理学与研究以及特殊教育的领域,甚至离开教育界好几年。在此同时,鲍伯仍留在当地工作,进出于私立与公立学校,进出于正规与特殊教育领域。虽然我们并不十分了解对方的生活情形,但一直保持着联系。最后,我很高兴地发现鲍伯现在已是我要就职的那所新学校的校长。

我们州立学校的系统似乎一直处于永无止境的重组中。去年,我在邻区从事特殊教育工作,奔波于各个学校,带领小团体学生,并为那些班上编列有特殊教育学生的教师提供帮助。虽然这个方案已经推行两年,但系统断定此方案对下层学生的效果不够理想。最后,当局决定,三分之一的特殊教育派任固定班级老师,以期行为问题更严重的儿童能够得到更长期的特殊教育照顾。

我逮住机会放弃到处巡回的生活方式,再度带领一个班级,因为我极喜欢那样的环境,也觉得那样最适合我的教学风格。而被派到鲍伯的学校更令我备感喜悦。

“等你看了这间教室再高兴也不迟。”鲍伯边说边带我上楼。“那是一间很棒的教室,桃莉。自从我得知你要来,我就一直想要给你一个真正能够让你发挥所长的、有充分空间的地方。”

鲍伯的学校是一栋混合式的建筑物,部分是一九一〇年建造的砖造建筑物,部分是一九六〇年为应对婴儿潮而延伸建造的组合适建筑物。校方分派给我的教室位于老式建筑的顶楼,有大型窗户、鲜黄色油漆的墙面和让学生放置外套与个人物品的小小衣帽间;下方是三段楼梯和一个过道,将教室与最近的厕所隔开;体育馆、自助餐厅以及前办公室几乎都在另一个银河系里。鲍伯所言不假,那的确是一间很棒的教室。



“你可以随你高兴安排事情。”鲍伯说，同时走到一些小桌子和小椅子中间。“茱莉今天下午就会过来。你见过茱莉了没有？她将是你的助教。当下流行的政治性的正确术语是什么？律师帮手？不，不对……教育人员帮手？我记不得了。总之，她会在这里帮忙半天。遗憾的是，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些了。不过你会喜欢茱莉的，她已经在这里工作三年，早上以帮助者的身分来这里照顾我们一位脑性麻痹的小男孩，不过这男孩下午得去接受物理治疗。所以，等她送小男孩去接受治疗后，其他时间便都是你的。”

我一面听着鲍伯讲话，一面在教室中四处巡视。我停下来检视窗户的视野。那个女孩依然坐在围墙上，我注视着她，她孤独地望着我。在这暑假的最后一天里，她是操场附近唯一的孩子。

鲍伯说：“今天下午我就把你班上学生的名单列出来给你。依照我们的安排，你班上将有五位全天性的固定学生。另外还有十五位不固定的，具体视他们需要帮助的程度而定。听起来还可以吗？”

我微笑地点点头：“听起来很不错。”

我正试着把一个档案柜塞回原处时，茱莉来了。

“我来帮你。”她愉快地说着并扶住档案柜的另一边。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它塞进角落。“鲍伯告诉我，你以前在这里工作时很辛苦，现在一切都还顺利吗？”

“很顺利，谢谢你。”我说。

茱莉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不，她的实际年龄一定比她的外表还大，可是她有着细致的骨架，苍白的如露水般的皮肤以及清澈的绿眼睛。她留着厚厚的刘海，一头泛红的金发又长又直，像个女学生般的由前往后梳拢起来，让她看起来大约只有十四岁。

“我很期待这次机会，”她说，拍拍她的双手，“打从凯西一年级开始，我便一直帮助他。他是一个超级优秀的小孩子，可是我期待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你要寻找的是‘不一样’，那么这下你可走运了，”我微笑着说，“我对‘不一样’一向很在行。我想要把这个带饰放在窗户之间的那个地方，你帮我一下好吗？”

就在那个时候，我再次看到那个孩子。她依然待在原来的位置，可是现在有一个女人站在她的下方，仰着头和她讲话。

“那个小女孩已经在那道围墙上将近四个小时了，”我说，“打从我今天早上抵达时她就在那里了。”

茱莉看着窗外。“哦，那是薇纳斯·福克斯。那是她的围墙，她总是在那里。”

“她是怎么爬上去的，那道墙少说也有六英尺高。”

“那个孩子就像蜘蛛人，没有什么地方爬不上去。”

“和她在一起的那个人是她的母亲吗？”我问。

“不，是她的姐姐，汪达。汪达有发展迟缓的问题。”

“她的样子当那女孩的姐姐似乎太老了些。”我说。

茱莉再次耸肩。“她将近二十岁，说不定已经二十岁了。她以前一直待在高中的特教班级，可是现在年纪太大了。目前她似乎成天跟在薇纳斯后面。”

“而薇纳斯几乎都待在墙上。这个家庭听起来真的前途无量。”

茱莉会意地扬起一边眉毛。“他们一共有九个。九个孩子，分属于不同的父亲。我想，他们每个孩子在某个时期都待过特教班级。”

“薇纳斯也是吗？”

“当然，她尤其严重，”茱莉露出微笑，“你很快就会找到答案，她在这个班。”

“‘尤其严重’，怎么说？”我问。

“就其中一项来说吧，她不说话。”

我滚动眼珠。“我实在惊讶。”看到茱莉一脸茫然，我又说，“选择性缄默症正好是我的研究专长。”

“她会在这个班级的。”茱莉的微笑幽默中带着讽刺。



2. 混战的第一天

我的手指滑过班级学生名单，来到一个我认识的名字上，比利·高米兹，九岁，具有拉丁血统的小男孩，一头稻草似的凌乱黑发，钟爱色彩鲜丽的衬衫，是我见过的孩子中指甲最脏的一个。不过，虽然比利的个头小，却一点都不显得弱不禁风。他有着鼯鼠般光滑、坚实的肌肉，搭配上凶野的攻击性。他暴躁的脾气，加上一张极坏的嘴巴，已被两所学校开除出来。去年，我配合他的老师密集地辅导他，可是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比利说话粗暴、脾气暴躁、逞凶斗狠如旧。

其他三个男孩我并不认识。第五个孩子，一如茉莉所预测的，是薇纳斯。

当我翌日早晨抵达时，薇纳斯又在围墙
上。

“哈啰，薇纳斯。”我经过时说。

没有反应，她甚至连头都没有转过来看我一眼。

我停下脚步并抬头望。“薇纳斯？”

她的肌肉连最轻微的抽动都没有，显示她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人在对她说话。

“我是你的新老师，你想不想要和我一起走进学校？”

她的毫无反应令我首先想到的是她一定有严重的重听问题。我心中暗记着要去查查她是否接受过那些方面的检查。又等了一会儿，我终于放弃，独自走进学校。

第一个进入教室的是比利。“怎么会是你！”他一边喊叫，一边用手掌用力拍打额头，那一打几乎让他整个人向后倒。“哦，不！我不要在这里，我不要你。”

“嗨，比利，我也很高兴看到你，”我说，“而且你猜怎么了？你是第一个到达的人，所以你可以挑选你的桌子。”

“那我就挑选在自助餐厅里面的桌子。”他快速地说完并拔腿往门口跑去。

“嘿！”我及时抓住他的衣领，“我不是指‘任何’桌子，而是这里面的。”

比利将他的东西摔在最近的一张桌子上。“我不要这里的任何桌子，”他不悦地说，“我只想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伸出一根手指压在唇上。“不可以在这里这样，好吗？你是这个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所以我需要你树立好榜样。你觉得你可以为我小心看好你的舌头吗？”

比利将手指伸到嘴巴里并抓住他的舌头。“我尽量。”他扭动他的手指，“可是我觉得我再怎么拉也看不到它。”

“比利，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比利歇斯底里地大笑。事实上，他笑到掉下椅子。

就在此时，鲍伯出现了，领着两个我所见过头发最红的小男孩。它们真的很红，凌乱地披散在小小的、尖尖的脸庞上，脸上还布满了雨滴大小的雀斑。



“这位是薛恩，”鲍伯说，一手更加坚定地搭在他右边小男孩的身上，“还有这位是杰恩。”

他们是同卵双胞胎，身上的穿着我只能用木偶的风格来形容：聚酯长裤，条纹衬衫，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蝴蝶结。

比利和我一样，也被他们的外表吓了一跳。“他们是达尔马提亚犬吗？”他不可思议地问。

我还来不及回答，一位身穿鲜艳花洋装、重量级吨位的非裔美国妇女出现，推着一位身材细瘦的男孩。“这是杰西，”她说，双手继续搭在男孩瘦弱的双肩，**“这里是杰西的教室吗？”**

鲍伯站到一旁，女人把男孩推进教室内。“你要为祖母好好地表现。你要特别听这位女士的话，**祖母要听到你今天的好表现。**”语毕，她很大声地在男孩的头侧上吻了一下，男孩退缩，然后她转身离去。

“过来，”我说，“你想要选一张椅子吗？”

男孩把他的东西砰的一声甩下。

“哦，不，你不可以，你不可以坐在这里，”比利大喊，“丑陋的黑人小孩不可以坐在这里，因为我要坐在这里。老师，你把他放到别的地方去。”

“你要不要打一架来决定呢？”杰西回答，并握起拳头。

两个男孩当下就越过桌面扭打了起来，接着摔到地上。我跳了进去，抓住比利的衣领，并把杰西推到一旁。

鲍伯露出邪恶的微笑。“我看你一切都控制得很好，那么我就把这里交给你了。”说着就消失于教室门口。

“我不要和他坐在一起，他是疯子，”比利说，并从桌上抓起他的东西，“我宁愿和达尔马提亚犬坐在一起。过来，你们几个，这是我们的桌子，那个丑小孩可以自己一个人坐。”

我再次抓住比利的肩膀。“我认为大家要各自分开坐，一个人一张桌子。你坐这里，杰恩？你是杰恩吗？你坐这里。杰西，那里。

薛恩,那里。好了,这些就是你们的桌子,还有你们的椅子。现在你们要好好牢记你们的位置,因为我要你们的屁股粘在那些椅子上,除非你们获准坐到别的地方。”

“粘在上面?”比利大叫并跳了起来,“糨糊在哪里?”他已跑到书架旁,在一个桶子里搜索,“得把我的屁股粘在那张椅子上。”

“比利,坐下。”

“可是你说要‘粘在上面’,我只是要照着你的话做啊。”

“坐下。”

他带着愉快的微笑坐下了。“我们自己拥有整张桌子吗?”他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桌子吗?”

“是的,这些都是你们的桌子。”

“哇!”他说,并用手抚着木质桌面,“酷,我自己的桌子耶。不知道等我回家之后要把它摆在那里才好。”

“比利!”

“这个班级就只有我们四个人吗?”杰西问。

我突然想起薇纳斯。铃声已响,她却还没有进教室。

我走到窗户前。薇纳斯仍然坐在墙上,可是在她下方的汪达正高举着双臂,她轻轻地将薇纳斯抱下来。我看到她们向学校建筑物走来。

汪达和她妹妹一路直上教室门口。她是个肥胖、相貌丑陋的女孩,至少超重三十磅,有着大颗的粉刺与纠结的头发。她的衣服皱巴巴且不合身,还散发着明显的异味。

“哈啰!”我说。

“她马上就进来。”汪达愉快地说,“进来啊,漂亮的孩子,上学的时间到了。”

薇纳斯张着大眼睛抬头看着我,丝毫不害羞地与我眼睛交流。我对她微笑。她并没有对我笑,只是盯着我。

“过来,”我伸出手,“我带你到你的位子上去。”



“她不说话。”汪达说。

“谢谢你这么细心体贴，”我回答，“可是现在该是让薇纳斯上课的时候了。”我的手仍伸向薇纳斯。

“她不来上学。”

“我想你没有上学，对不对？可是薇纳斯要上学。来吧，宝贝，去找你的座位。”

“去吧，漂亮孩子。”汪达低声说，并把手放在薇纳斯的背部，轻轻地将她推进教室。

“再见，汪达，”我说，“谢谢你把她带过来。你要跟汪达说再见吗，薇纳斯？我们是不是该说‘放学后见，汪达’呢？”

“再见，漂亮孩子。”汪达说，然后便转身离去。

我原无意给薇纳斯“漂亮孩子”的封号，现在我有机会可以近距离的把她看个仔细。她既不干净，也没有被照顾得很好，黝黑的皮肤沾着泥土。她的长发，好似有人要编成髻发没成功，却成了“骇人”长发辘。她的衣服太大，前面还沾着食物残渣，而且，就像她的姐姐一样，浑身都是异味。

“好了，宝贝，你可以坐这张椅子。”

“你怎么可以让她坐达尔马提亚犬的位子？”比利问，“你为什么没有安排她和那个丑黑人小孩坐在一起。你应该把所有黑人小孩放在一起的。”

“比利，我们这里不以肤色来划分人们，所以如果你不再讲这件事，我会很高兴，”我回答，“同时，如果我也会很高兴你不再讲‘达尔马提亚犬’。他不是一条狗，而是一个男孩，他的名字叫做杰恩。”

“我的名字是薛恩。”那个男孩以不耐烦的口气说，“你给我闭嘴，蠢小孩。”

“我来告诉‘你’谁是蠢小孩！”比利愤怒地嚷着，“你要我现在就揍扁你吗？”

我还来不及搞清楚状况，比利已经冲向薛恩。

可是他被薛恩的气势所震慑，又退了回来。“对！我要把你揍扁！”他吼着，“我要把你打到粘在人行道上，然后再从你身上踩过去！”

“对！”杰恩插嘴进来，“我也一样！”

我不禁心想，天啊，这会是很精彩好玩的一年。

*

*

*

下午一点，茉莉的现身让我感到莫名的高兴。这个早上大家什么事都没做，除了一场长架。薛恩和杰恩，他们六岁，被诊断出有胎儿醇中毒综合征——那种毛病发生在怀孕期间母体过度酗酒，导致两个小孩都有明显类似侏儒的生理特征，不明确的智商，以及严重的行为问题，尤以多动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为甚。即便是这样的陈述，都还不足以清楚形容这个小型的游击队。他们疯狂的行为，一模一样的脸庞，诡异、过时的穿着，看起来活像是恐怖电影中的演员变成真实人类来破坏这个教室的秩序。

杰西，八岁，患有图雷特综合征，导致他有一些抽搐，包括快速眨眼睛，头部痉挛，擤鼻子，好似他在流鼻水，其实却不然。此外，他极度迷恋整理东西。他尤其在意将他的铅笔与橡皮擦陈列在他的桌子上，在这个班上，那根本就是个毫无希望的习惯，一旦其他小朋友知道此事对他的重要性后，他们就会刻意去破坏他精心的陈列，惹他生气。同时我也很快地发现一个更糟糕的问题。他的执迷让杰西产生自己是一个有洁癖、爱挑剔的小孩的第一印象，然而，在这层粉饰之下，他却是一个死心眼的孩子，凡事必须照他的方式行事，任何拒绝者都只有死路一条。

相比较这三个孩子，比利似乎温驯许多。他只是具有一般攻击性、趾高气扬的家伙，不论合不合理，都愿意为任何人与任何事出头；一个嘴巴永远快于大脑的孩子。

因为忙于拉开几个男孩的打架阵仗，那天早上，我或多或少忽



略了薇纳斯，但她显然不在意。的确，大多数时候她是没生命的。啪一声地坐进她的椅子中之后，她就那样坐在那儿，凝视着前方。有时候我会提供一些纸与蜡笔，有时候提供故事书，有时候是拼图。坦白说，这些全都是在匆忙中做的。因为我忙着追那几个男孩，以致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陪她做那些事情，可是即便如此，不论我给什么，薇纳斯总是拿起它们，以一种懒散、面无表情的方式来回回拨弄好几分钟，从不曾按规则使用它们。然后，一待我转身离开，她便让它们掉下去，而她依然毫无表情地坐在座位上。

一等茉莉抵达，我便把男孩交给她，然后把薇纳斯带到一旁。我想要立刻测试薇纳斯的沉默程度。我还不确定那是否为她所能控制的一种选择性行为，或者是一种更严重的生理问题。不过从经验得知，倘若那是心理层面的，则我必须在我们建立关系之前介入。

“跟我来。”我说，移到远离茉莉与男孩们的教室远端。

薇纳斯睁着大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她善于眼神交流，我视此现象为一正面信号。这信号代表她的沉默问题比较不可能是自闭症所致。

“来，到这里来，我要你陪我做一些事情。”

薇纳斯仍盯着我，一动也不动。

我走回她的身边。“跟我来，拜托，我们将一起做事。”我一只手伸到她的手肘下方，将她拉起来，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将她转身面对教室的远端。“你坐在那里。”我指着一张椅子。

薇纳斯站着不动。我一只手放在她的头顶将她往下压，她坐下了。我在她的对面拉出一张椅子，坐了下来，并拿起一盒蜡笔与一张纸。

“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我说，“一个秘密。你喜欢听秘密吗？”我发出我最“特别秘密”的声音，并靠向她。“我并不是一直都是个老师。知道我都做了些什么吗？我教那些在学校里无法

顺利讲话的孩子，就像你！”坦白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秘密，可是我尽其所能地让它听起来很特别。“我的工作是在他们想要说话时，帮助他们讲话。”我微笑，“你觉得如何？你想要开始再说话了吗？”

她只是盯着我的脸看，眼神毫无波动。

“在我们的教室里说话是非常重要的。讲话是让别人明白我们感受的方法，因为他们无法看到我们的脑袋里面在想什么。那是人们了解彼此的方法，那是我们解决问题、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得以求助，并让我们感到更快乐的方法。”

薇纳斯的眼神一直都没有离开我身上，眼睛几乎眨都不眨一下。

“我知道在你习惯了沉默之后要开始讲话是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很不一样，很吓人。没有关系，在这里感觉到害怕是没关系的，感觉到不确定也是没关系的。”

就算感到不确定，薇纳斯也不会表现出来。她仍盯着我的脸。

我举起一张纸。“我想要你为我画一张图画，画一栋屋子给我看。”

她没有动。

“来，要不要我先开始？我来画地板。”我拿起绿色蜡笔，在画纸的底部画上一条线，然后把画纸挪到她前面，同时把蜡笔推过去。“换你了。现在，你可以画一栋房子了吗？”

薇纳斯没有低头看。我轻轻地伸过手，转着她的头，好让她不得不看到那张纸。我指了指它，但她没有动作。

她当然知道房子长什么样子，她已经七岁了，已上过两次幼儿园。但是她也也许发展迟缓，像她的姐姐，所以要她画一栋房子也许是种过度的期待。

“来，用手拿一根蜡笔。”我起身绕过桌子，抓着她的手臂，举起她的手，插进一根蜡笔，并把她的手放在桌上。她就那样握着蜡笔，